

文学ABC

寄小忆

□樊砂

我怀孕了,我为将要出生的孩子取名小忆。小忆啊,你还这么小——看着彩超单上你那小小的“身影”,我的幸福感就溢于言表。

自从知道你的存在后,我就常常想起我的母亲,也就是你的外婆。

怀孕很辛苦,妊娠反应让我吃尽了苦头,可我还是觉得很幸福。

很奇怪对不对?有了你之后啊,我才体会到为什么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。

你的外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妇人,她很急躁,让我不得不忍受她的坏脾气。但是,她也常常很有耐心地做好多好吃的给放假回家的我。你都不晓得我是多么没心没肺,只管自己吃个够。

我想,那时候母亲应该是很幸福的吧,因为我也常常幻想,自己看着你狼吞虎咽吃东西的样子。

然而,你外婆的宠爱,有时候也不全是温情。

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一起逃课,她罚我下跪。她红着眼睛,眼泪止不住地砸在地面上。与其说是教训我,倒不如说是在惩罚她自己。

她的白发越来越多,脾气也越来越急躁。她开始埋怨我冷落了她,怪我很久不给她打电话。即便有时候她说得极为平淡,我还是听出了她的不满。

小忆啊,我真的亏欠了她好多是不是?小忆啊,妈妈带你去看外婆吧!

流光碎影

想念战友

□陈琦

我第一次穿军装,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。从这一天开始,我的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。

新兵连训练时,第一次紧急集合,我被急促的哨声从熟睡中惊醒。慌乱中我的手脚不听使唤,结果军帽戴歪了,鞋带没系上,被连长要求抱着散乱的被子站在队列前“示范”。

业务训练课堂上,成百上千的号码背得我焦头烂额;普通话考核时“z、c、s”与“zh、ch、sh”分不清,经常面对连长那张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面孔。

在部队时我特喜欢帮厨。炊事班长是北京人,她教我做炸酱面、蒸

馒头、蒸茴香馅儿包子,直到今日,我这随手学来的本事也没丢。

部队提倡培养军地两用型人才。业余时间,我参加了电脑培训班,掌握了DOS系统的初步知识,20多年后的今天,我仍感觉受益匪浅。

那时,大明星韩红是我的战友,她歌唱得好,还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,整天抱个吉他边弹边唱。有一次为了她参赛,我陪她去录制歌曲《月亮走,我也走》,晚上超假还挨了批评。

如今,我已人到中年,那直线加方块的军旅生活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生活。我想念部队,想念那些同吃一锅饭、同举一杆旗的战友。

我爱我家

“田螺先生”

□于恩灵

赤日炎炎,天气热得让人无处可逃,人们的心情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而烦躁起来。面对我战高温、斗油烟、辛苦做好的饭菜,大家却因“暑气”未消,一个个没了胃口,让我在失落之余有些愤怒。

老公看出端倪,赶紧表态:“明天我做饭!”

第二天早晨,老公兴冲冲地对我说:“中午下班后,买斤绿豆芽回来。”

我不解地问:“中午吃什么饭,还要买绿豆芽?”“你甭管,今天中午我是大厨,保证给你做一顿丰盛的午餐。”老公得意洋洋地对我说。

中午下班,老公已开始厨房里忙碌,我有些不放心地跟进去:“中午吃什么?你笨手笨脚的,还是我来做吧。”

“去去去,回空调屋待着去,别捣乱,我们一会儿就吃饭。”老公把我“轰”了出来。不一会儿,老公从厨房端出了一盘油泼绿豆芽和一盘腌制的酸豆角,还有一盘色泽金黄、外焦里嫩的锅贴。

我吃惊地看着他:“没见你和面、擀馅儿、擀皮儿,怎么会有锅贴?”

老公开始嘚瑟了:“你没听过‘田螺姑娘’的故事吗?我就是那个‘田螺先生’,所有的饭菜我都能变出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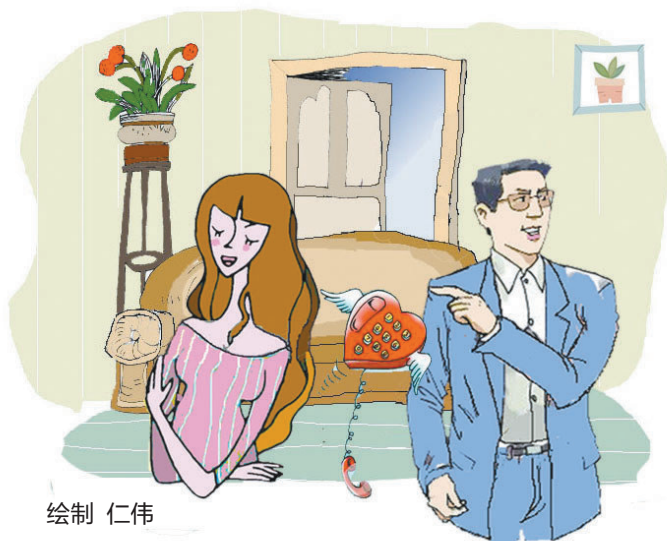
看我一脸茫然,老公大笑起来:“这是我前一阵包的饺子,没吃完就冻起来了。前两天用电饼铛烙饼时,我想可不可以用冻饺子做锅贴,就想试一试,没想到今天挺成功的!”

“嗯!”我已经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,顾不上再夸他了。只是一种幸福感在心中升起——看样子,他已经准备天天做“田螺先生”了。

啼笑皆非

虚构来客

□王东峰



绘制 仁伟

我绝对是模范丈夫,做饭洗碗,铺床叠被,洗衣拖地,基本上全被我包揽了。老婆在家,日子过得惬意又幸福。

每当她嗑着瓜子,躺在沙发上看电视,而我忙得一塌糊涂时,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我不是没有向老婆抗议过,让她通过做家务减肥,她却次次义正词严地拒绝了。无奈,我只能不与小女人一般见识。

一天下午上班前,我接了一个电话,是以前单位的同事小张打来的,他说他出差路过洛阳,想到我家坐坐,我欣然同意。正好老婆下午不上班,我便交代她:“劳您大驾,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,小张晚上要来。”

老婆虽不情愿,也只能勉强应允。晚上下班回来,老婆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了。

我还没来得及换鞋,小张又打来电话说不过来了。我有些失望,老婆也很生气:“我忙了整整一个下午,他说不来就不来了!”

几天后,我们家又脏乱得不像样子了。

这天上午,老婆休假,我还得上班。出门前,朋友小郑打来电话说想来我家玩儿。出门前,我不好意思地跟老婆说:“真不巧,小郑说中午要过来,你把屋子简单收拾一下吧。”老婆虽不情愿,但还是答应收拾。

中午我一到家,老婆就气呼呼地抱怨:“小郑说有事不来了,我又白忙活了!”

下午上班,我找到小黄。“小黄啊,帮哥一个忙吧,你在下周一早上7点半左右往我家打电话,就说中午要来我家玩儿。”说完,我扔给小黄一根烟。

市井写真

一毛钱

□朱建中

坐6路公交车时,我见一老妇人手举着一毛钱上车,心里很疑惑,车票是一块钱,她怎么拿着一毛钱上车呢?

老人边往投币箱投钱边对正欲开口阻止她的司机说:“这是我昨天乘6路车时欠的一毛钱。”司机的脸上泛起了微笑。

也许,老人上一次乘车时身上只有9毛钱,她跟司机说下次补上;也许,司机并不会在意,少投一毛钱的乘客平时也有,司机一般不会要求乘客下次补交;也许,老妇人上一次乘坐的根本不是这辆车……

老人带着一个小姑娘,四五岁的样子,扎着小马尾辫,瞪着一双水灵灵的、天真无邪的大眼睛。跟老人下车后,女孩牵着老人的手,一蹦一跳地走了,脑后的马尾辫儿随之摆动。

我想,老人刚才的举动一定会在她纯洁的心灵上烙下诚信的印记,伴着健康成长。

避暑妙招

□李白粉

天气闷热、潮湿,我浑身说不出的难受。

中午赴宴回来,我把孩子丢在她奶奶家,自己回到家把院门一关,踢掉鞋子,先打上一桶凉水,把西瓜泡在里面;再拿来一个大盆,凉水、热水往里面一兑便坐了进去,拿上梁实秋的散文静心欣赏。

看累了,看看水桶里碧绿的西瓜,再用脚踢踢盆里的水。看水珠飞溅,一阵快意涌上心头。

老公出来看到我的样子笑着说:“大中午的也不睡觉,院子里不热吗?”

我不说话,朝他撇撇嘴,指指盆里的水,又指指西瓜,再指指手里的书。

女儿回来了,热得满脸通红,瞅着我大叫:“哇!妈妈,你也太会享受了吧。”她连鞋子都没脱,就跳进水盆里撒起了欢儿,溅起的水花弄湿了我手中的书,闷热感一点点地离我们而去。

我想起了小时候。闷热的中午,妈妈把我们几个带到麦场边的梧桐树下,她纳鞋底,我们玩耍……

现在想起来,心里还有丝丝快意。